

# Jean-Philippe Toussaint

让-菲利普·图森



## 急迫与忍耐

曾晓阳 译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让－菲利普·图森

# 急迫与忍耐

曾晓阳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急迫与忍耐 / (比) 图森著; 曾晓阳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 11

(图森作品集. 10)

ISBN 978 - 7 - 5404 - 6571 - 1

I. ①急… II. ①图… ②曾… III. ①散文集 - 比利时 - 现代 IV. ①I564. 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1419 号

## 急迫与忍耐

著 者: 让 - 菲利普 · 图森

译 者: 曾晓阳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唐 明

装帧设计: CANTONBON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 hnwy. net](http://www.hnwy.net)

印 刷: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2.5

字 数: 38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04 - 6571 - 1

定 价: 11.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急迫与忍耐

JEAN-PHILIPPE TOUSSAINT  
**L' URGENCE ET LA PATIENCE**

---

© 2012 by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根据午夜出版社 2012 年法文版翻译  
并获中文版出版授权

## 目 录

|                             |      |
|-----------------------------|------|
| 那一天 我开始写作 .....             | (3)  |
| 我的书房 .....                  | (7)  |
| 急迫与忍耐 .....                 | (11) |
| 我怎样建造我的旅馆 .....             | (29) |
| 文学和电影 .....                 | (35) |
| 读普鲁斯特 .....                 | (39) |
| 我，罗季昂·罗曼内奇·拉斯柯尔尼科夫<br>..... | (44) |
| 那一天 我见到了热罗姆·兰东 .....        | (51) |
| 致萨缪尔·贝克特 .....              | (56) |
| Ravanastron .....           | (60) |
| 在 63 路公共汽车里 .....           | (63) |

致我的父母，  
他们教会了我识字和写字



## 那一天 我开始写作

我忘了我那一天决定开始写作的准确时刻了，但那一刻是存在的，那一天也是存在的，那个决定，那个开始写作的决定，我是突然间就下了的，在一辆公共汽车里，在共和国广场和巴士底广场之间下的。

我已经完全不记得那天我在那一刻之前在做什么了，因为，在我的记忆中，我开始写作的一九七九年九月或十月的那确确实实的一天与我在一本书中写下的第一段文字的记忆混淆在一起，那本书讲述了一个在阳光灿烂的大街上漫步的人怎样回忆起他发现了国际象棋的那一天，书是这样开始的，我记得很清楚，那是我生平所写的第一个句子：“我是有些偶然地发现了国际象棋。”现在，记忆清晰起来了，我比较肯定的就是，那一天，那个星期一，我不确定是否真是星期一，但我乐意相信是个星期一（我总是对星期一有一点天生的偏爱），

回到家中，我背对着门，面对着墙，就在我在图尔纳尔街的房间里写下了我的第一本书中的第一个句子。我在一个月內写完了那本书的初稿，用的是一台老式打字机（而且，由于我当时还不会打字，我笨手笨脚地用两只手指敲击：在写作的同时，我也在学习打字）。

在我看来，我在那一天下的决定还是比较突然的。我当时二十岁（或二十一岁，关系不大，我在时间上从未犯过相差一年左右的误差），而且我此前从未想过有朝一日我会写作。我对读书没有任何特别的偏好，我几乎不读书（一本巴尔扎克，一本左拉，诸如此类），我看报，看几本和我在历史学和政治学专业方面的学习有关的人文科学的书。除了对足球，对电影有些兴趣外，我并不关心生活中的大小事物，在青少年时期，由于我总是乐意画些油画和素描，所以极少写作，既不写故事，也不写信，几乎什么都不写，数量甚至还不及随便哪个人在他一生中都能随手写下的十几首蹩脚的诗。当时，世上最让我感兴趣的也许就是电影了，如果那事不是那么难办的话，我本来十分愿意去拍一部电影，我本来十分乐意看到自己成为电影艺术家，就是这样（我认为自己绝不可能成为政治家，例如）。于

是，我决心完成这一任务，我写了一个小剧本，一部黑白的默剧短片，讲的是一场国际象棋锦标赛，赢了一万场比赛的参赛者将成为总冠军，这场锦标赛持续了所有主角的一生，占据了所有主角的一生，就是所有主角的生活本身，而且在所有主角死亡之时结束（当时，我对死亡非常感兴趣，那是我最喜爱的题材之一）。

当时，还有两本书也起了关键作用。第一本书是弗朗索瓦·特吕弗的《我生命中的电影》，特吕弗在书中建议所有梦想拍电影但又没有资金的年轻人去写书，去将他们的剧本改写成书，并解释说，电影需要巨额的制作费，同时也意味着责任重大，相反，文学则是一项既轻松又无关紧要，既愉快又可以胡来的活儿（我把他的话做了些许改动），又花费无几（一沓纸加一台打字机），而且还可以完全自由地进行，在家里也行在露天也行，西装革履也行裤衩也行（我就是这样写了《浴室》的结尾，穿着裤衩，别告诉别人，额头满是汗，胸口也淌着汗水，双腿湿湿的，躲在我在阿尔及利亚梅德阿那令人窒息的房子里，当时气温几乎有四十度）。我当时读的第二本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书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那年夏天，在我姐姐的慎重建议下，我第一次

阅读了《罪与罚》。于是，一个月后，带着与书中那暧昧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化为一人的强烈感受，我开始写作了。我不知道是否应该从中看出一种直接的关联，一种完美的因果关系，谁知道呢，一项定理（谁读了《罪与罚》谁就在一个月后开始写作），但是，对我而言，事情就是这样：读完了《罪与罚》一个月后，我开始写作——我一直都在写。

## 我的书房

我记得贝克特书中有这么一个人物，莫洛伊或马龙，这个人一直计划做一个财产清单，但又不断地推迟这一计划。至于我，计划做的倒是盘点一下我这辈子用过的所有书房，现在，这个想法让我心痒难禁。从巴黎图尔纳尔街的那个房间，我在里面写了《棋子》——那是我的第一本书（从未出版过）——一直到梅德阿的安德行政区的那间公寓，我在里面写了《浴室》，在这之间，还有我在科西嘉那座“城堡”里的那些书房，我在里面写了《先生》，当然还有在埃尔巴伦加的布鲁纳特的那个小房间，在塞尔维约短暂使用过的书房，在科尔特和巴尔卡日雍的书房，在巴黎圣-塞巴斯蒂安街的书房，我在里面写了《照相机》中有关伦敦的那段文字，在马德里的那间灰暗的书房，我拉下百叶窗开始写《迟疑》，在柏林的那间通风良好的漂亮书房，我在里面写了《溜冰场》的剧本，还没算上其他临时性的、

只使用了一阵子的书房，比如在阿姆斯特丹或柏林的书房，在京都关西日法会馆的那间雅致的书房，在布鲁塞尔和奥斯坦德的那些书房，在旺多姆公寓或格诺博公寓的书房，在娱乐场对面的那间大公寓里的书房，我在里面写了《做爱》和《逃跑》的开头，还有在埃格尔公寓七楼的书房，我在里面写了《玛丽的真相》的开头。

我是在第一次去外国长途旅行的时候真正开始写作的，这一点我在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我在我的书以及其他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到过阿尔及利亚，但恰恰就是我在阿尔及利亚那段时期，一九八三至一九八四年间，我终于找到了必要的距离，恰到好处距离——离法国几千公里——来谈论巴黎。这种远离的概念在我看来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为距离迫使我们努力调动记忆来在头脑中重建要去描写的那些地点：假如它们就真真切切地在眼前，在目光所及之处，反而会让人在描写时产生惰性，在想象时欠缺动力。而如果不得不眼前无一物地重建一座城市及其万家灯火，描写梦中或记忆中的它，就会信心满满地在描写时加入生机和力量。

我一张《浴室》的手稿都没有保留，我在离开阿尔及利亚前把它们都烧了，几百页的手稿，我在离开前几天的一个黄昏在安德区的公共垃圾箱里把它们全烧了。我还记得当时看着这些手稿在火焰里消失时的心情，我的眼睛亮光闪闪，但我并不难过，只是伤感而已，心情和那年九月在西内西塔拍《溜冰场》关机那天晚上一样，当时我久久地看着罗马城上浅蓝色的天空，想着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无论我追忆到多远的过去，我总是对我祖父的那些书房充满迷恋，其中一间在奥斯坦德，在我祖父母租的一间公寓里，在堤岸上，离今天已经不复存在的古钟仅两步远，那其实不能算是间真正的书房，里面只有一张简单的书桌，上面放着纸、剪刀、放大镜和眼镜。不过，我尤其记得我祖父在萨尔－达姆－阿维利纳的书房，那间房经常关着，很是神秘，我们小孩是从来不准进的。事实上，无论是在视觉上还是在嗅觉上，我对那间书房都没有保留一丝实实在在的记忆，但是我也许愿意把它作为一种纯粹的、假想的记忆，一种记忆之源来保留吧。也许我潜意识里希望在我以后生活过的各间房子里重新创建的，仿佛就是那个房间，

就是我祖父在萨尔 - 达姆 - 阿维利纳的书房，那个带着旧书纸味道的房间，那个安宁静谧的房间，那个令人着迷的房间，我们在里面可以思考，可以写作，那个房间就是躲避外界的一个庇护所，一个避难处，一间浴室。

## 急迫与忍耐

写书的时候，我希望自己是飘在空中的，思想在风中飘扬，手则挥洒自如。简直是在妄想！其实，我是非常有条理的。我进行练习、准备和部署。我的心态里有僧侣般的一面，像严苛的斯巴达人，像孤独的航海家。身体状况、食品、读物样样都重要。我写作的时候，睡得早，不喝酒。白天，我散步、骑车、游泳——游泳永远不会和研究工作发生冲突，恰恰相反。当我着手写书的时候，我每一天都在写，每一刻都在写，连口气也不喘，一点也不停顿，就这样连续写一年，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我写《迟疑》那本书。我当时视写作为一台沉重的机器，安装起来以备长期运作，它就像某种有规律的、笨重的、碍手碍脚的东西，某种拒绝听命、跌跌撞撞、一寸寸艰难前行的东西——一辆板车。

我写《迟疑》这本书时，老是写不下去，